



在凤凰湖边玩耍的年轻人

德国鲁尔区：看一座老工业基地的转身

文图 | 张侃

也许你没听过埃森市，甚至对整个鲁尔区都不甚了解，但你一定听说过“红点设计奖”。其最初的起源地，正是鲁尔区的埃森。

在中国念高中的学生，会在地理课上读到德国鲁尔老工业基地的转型案例。这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比我们国家更早进入工业化社会，却也更早坠入“去工业化”的漩涡。我一直向往来到这个远非游客青睐的地方，就是想亲眼看看，课本上的那个鲁尔区，真是如同描述的那样，可以成为中国未来发展效仿的对象吗？

多特蒙德：凤凰钢厂的“涅槃”
我把车停在多特蒙德郊外宽敞的停车场，跟那些步履匆匆换乘地铁前往市中心的上班族不同，我的目的地是不远处的凤凰湖。乍看之下，这里与一座普通的德国城市湖泊别无二致：湛蓝的湖面清波荡漾，帆影绰绰；而环湖一周的步道上，尽是在此慢跑的市民。

也许与你的想象不同，“凤凰湖”这个文艺的名称，却是得名于与文艺丝毫不沾边的“凤凰矿业集团”。这座如今被各式时尚餐馆与高档住宅区包围的湖泊公园，居然原先整个都是集团旗下“凤凰钢厂”的范围。
随着世界钢铁产业的中心转向中国，2001年，多特蒙德凤凰钢厂也正式宣告歇业，运转了160年的炼钢高炉第一次冷却下来。这时的多特蒙德，如同世上每一个走向衰败的老工业基地一样，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
逆着时代潮流，引进另一座工厂，显然不可能。而工厂歇业导致的居民外流，也令把这里辟为新住宅区的设想变得毫不现实。更糟糕的是，长久以来的工业生产，让这里的土壤污染远超德国的限值。一夜间，凤凰钢厂地块从热火朝天的工业厂区，变成了无人问津的烫手山芋。该怎么办？

2005年，一项大胆的设想被提出并付诸实践：把原先厂区下方所有被污染的土壤悉数挖出，并将留下的基坑打造成一座人工湖。至于被挖出的土壤，则因地制宜，就地在一旁堆成一座小山，彻底密封后再用干净的土壤将其完全包裹。
在这般“乾坤大挪移”之下，人人厌恶的工业污染区竟在几年内改头换面，成了一幅灵动的“山水画”。而这里的地价也随之节节攀升，成了多特蒙德居民追捧的新热点，大量中高档住宅区在周边拔地而起。

无论平日还是周末，这里永远不缺来此休闲的居民，既有卿卿我我的年轻情侣，也有其乐融融的一家三口，甚至还因为完善的无障碍设施，那些驾驶着电动轮椅的独居老人也可以轻松前来。

2001年，多特蒙德凤凰钢厂运转了160年的炼钢高炉第一次冷却下来。



上一：曾经污染严重的老工业区，现在变成了高档住宅区云集的炙手可热地区

上二：凤凰钢厂的高炉，是全厂整体搬迁至中国以后唯一留下的机器，纪念着那段浓烟滚滚的工业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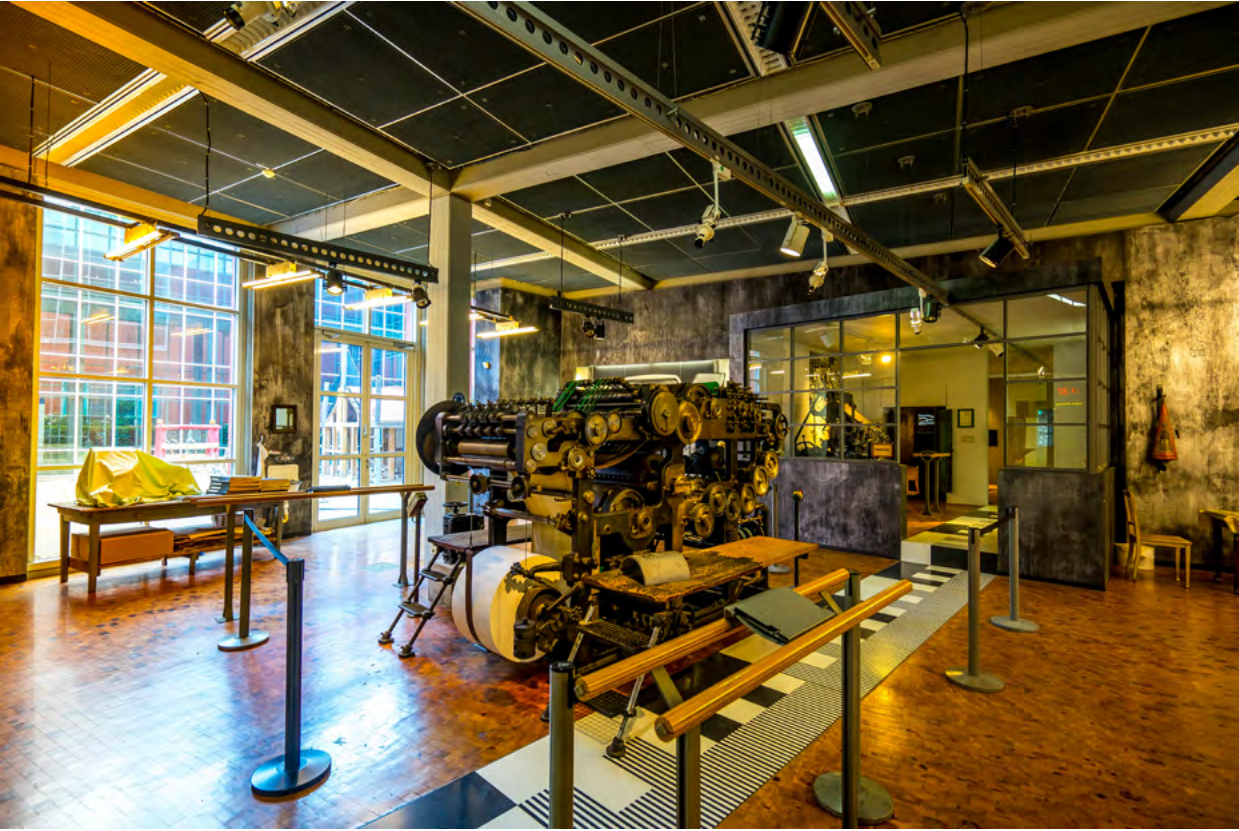
原先凤凰钢厂的全部范围内，只有一座曾经的高炉被作为工业遗迹保留下来，成了时代变迁的最好注脚。立在一旁的说明牌，告诉人们它的机器“兄弟”如今的归宿：被整体迁移到中国。

DASA：“工作”博物馆里的老工人

在经历“去工业化”后，鲁尔区大量工业遗产被搬进（甚至就地转型为）博物馆。坐落在多特蒙德郊区的“DASA”，便是这里无数与工业有关的博物馆之一。它的全名是“工作世界展览”（Working World Exhibition），拥有超过两座足球场的展览面积。

这里吸引我的原因，是它并不像大多数工业博物馆那样，以冷冰冰的“工业”或是“机器”作为展览核心，而是聚焦于活生生的“人”。

没错，这里也有机器，譬如一只不断运转着的机械手，然而展示它的目的却是让观众思考：日趋



上图:
DASA展厅里
的老印刷机,
是解说员曾经
最熟悉的展品

右图:
走在伍珀
塔尔河上空的
“天车”

穿行

智能化的机器, 最终会怎样取代工人的角色? 除此之外, 这里的展品悉数以“工人”“工作”为核心——你可以坐在逼真的操控台前, 体验航空管制员的辛苦, 也可以学着做一个 19 世纪的纺织工人, 被复杂又原始的纺织机搞得手忙脚乱。

那天的讲解员是位人高马大的老先生, 穿着一身灰蓝色的老式背带工人制服, 活脱脱就是个刚从生产线上下来的工人。除了我之外, 同时段并没有其他观众, 因而我得到了和他单独交流的机会。“您以前也是工人吗?” 我掩饰不住自己的好奇。不承想, 他给了我肯定的答复。

老先生曾是一名印刷工, 从最初的学徒工一路做到印刷厂的中层管理人员, 收入也远超德国工人的平均水平。然而在鲁尔区乃至整个德国的“去工业化”浪潮中, 印刷厂这类相对“低端”的产业大

多倒闭或转移至亚洲, 他自己最终也难逃“下岗”的命运。

幸运的是, 年过半百失业的他, 符合当地政府失业者辅导计划的条件。他被给予了两个选择: 提前退休, 或是接受降薪, 跟工厂那些退役的印刷机一起, 来到 DASA 博物馆, 当一名讲解员。“我爱工作, 怎么可能提前退休呢?” 他甚至没多想, 就接受了这项“再就业”的安排。

如今他的工作, 就是每天在四面八方的来客面前, 讲述鲁尔区工业的辉煌历史, 以及鲁尔工人那骄傲的过往。“那你喜欢现在的工作吗?” 我抛出了这个有点尖锐的问题。

“当然! 我们德国工人的历史需要有人讲述。我最开心的时候, 就是每当有小孩子来的时候, 我一定要让他们知道, 我们的国家曾经拥有如此庞大的工业和工人们。”

“唉, 不过……” 他突然停顿了一下, 叹了口气: “但我有时候还是会觉得, 我生来就是个工人。能每天操作那些运转的机器, 才是我梦想中的人生吧。”



伍珀塔尔: 百年天车下的绿色工业城

如今, 行走于空中的轻轨列车早就不新鲜, 但你可曾见过“吊”在半空中的列车? 启用于 1901 年的伍珀塔尔天车, 就是全球运营历史最久的悬挂式列车, 也是最负盛名的一座。

记得最早看到它的身影, 是儿时在一本《科学百科全书》里。看似摇摇欲坠的惊险场景, 几乎要把尚年幼的我吓出一身冷汗。童年的“心理阴影”成了长大后追溯溯源的最好理由, 然而当我真的来到这里时, 却感到宛若置身于后工业乌托邦的科幻场景之中。

高耸天际的裸露巨型钢铁架构, 沿着曲折的河道一直延伸到视线尽头。连同斜插向两侧地面的粗壮支架, 犹如一只巨型蜈蚣, 蜿蜒爬行在两岸的古老城市之中。一列列圆润光滑、载满乘客的现代列车, 就在这“蜈蚣”的腹下飞速穿行着, 乃至从容不迫地交汇, 伴随着钢架短暂的震动与尖锐的风声。

而当真的亲身踏进这列车之中, 跟随它一起“悬吊”在“铁蜈蚣”之下时, 却几乎感受不到一丝危险了。眼前只有如流水般飞速切换的城市场景, 和早已习惯这一切的乘客们。

可惜的是, 大多来伍珀塔尔的游客, 寻访的目的地都止步于这座奇特的天车, 并不会太关心天车背后这座城市的过

去与现在。

伍珀塔尔市政府的官网中, 列着当地的所有数据: 常住人口 361157; 失业率 7.9%; 制造业占 25.64%; 服务业占 53.39%……这些看似冷冰冰的数字背后, 是一座老工业城市艰难走向“绿色”的缩影。

伍珀塔尔的工业历史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 面积不大的伍珀山谷中聚集了大量工业企业。恩格斯生于这里, 并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光; 同样“诞生”于此的, 还有家用吸尘器和如今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药物之一——阿司匹林。

伍珀塔尔的工业历史不可谓不辉煌, 而跟区内不少彻底转向拥抱第三产业的城市不同, 如今依旧高达 1/4 的制造业产值比重, 意味着工业依旧是伍珀塔尔的支柱产业之一。

伍珀塔尔市政府的官网, 罗列着这里的工业企业为转型升级而做的努力: 曾经的纺织和印染产业, 现在改做汽车安全带、安全气囊和车身油漆; 曾经的“污水排放大户”造纸厂, 现在改做绿色环保的高端壁纸。

而那些原本就是技术研发型企业, 比如大名鼎鼎的拜耳制药, 现在依旧引领着全球行业的发展。在强大工业人才储备和政府支持下, 这里还吸引到了包括美国 3M 公司在内

伍珀山谷中聚集了大量工业企业。恩格斯生于这里,并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光。 /

的大量外企投资设厂。

如果单单看这些描述,似乎伍珀塔尔已然是一座“产业升级”的模范城市。然而数据同样揭示着这里的不足与隐忧:高达 7.9% 的失业率,不仅高过德国,甚至高过全球的平均水平。而至今徘徊在 30 余万的人口,甚至还没有重回 20 世



上一: 红点设计博物馆,曾经的锅炉旁陈列的历年获奖作品
上二: 如今,发源于德国鲁尔区的“红点设计奖”已成为全球工业设计界的标杆

纪初超过 40 万的水平。

老工业城市的工业如何实现转型,伍珀塔尔无疑是一个很有参考价值的案例,但远非完美。

埃森:从“制造”到“创造”的蜕变

也许你没听过埃森市,甚至对整个鲁尔区都不甚了解,但你一定听说过“红点设计奖”。这个如今红遍全球、几乎成为工业设计“行业标准”的国际设计奖项,其最初的起源地,正是鲁尔区的埃森。

1955 年,在埃森的休格尔庄园,一场名为“优雅工业产品”的永久展览开幕。那时的鲁尔区,尽管仍处在制造业的兴盛时期,但一场“从制造到创造”的变革思潮已悄然兴起。“优雅工业产品展”最终发展成了如今的“红点设计奖”,从工业小城的自娱自乐,变成了全球工业设计的风向标。

现在的埃森,世界遗产“关税同盟煤矿工业建筑群”屹立于城郊,然而曾经热火朝天的矿场早就不复以往。厂房建筑中最显眼的那一座,拥有着典型包豪斯风格的巨型锅炉房,现在正是红点设计博物馆的所在地。

错综复杂的蒸汽管线,锈迹斑斑的锅炉铁门,依旧保留着当年的样貌。然而锅炉充满历史感的红砖外壁,却被巧妙打造成了展示各色时髦工业产品的背景墙。从服装鞋帽、桌椅家具,到家用电器,甚至是小型直升机,这里的展品五花八门,又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名称:红点设计奖得主。

地球上任何一家工业企业,都会将“把产品摆进这座博物馆”当作自己的莫大荣誉。而这座曾经被时代抛弃的废弃矿场,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全球工业设计界拥有最多话语权的地方。

该怎样“活化”老去的工业遗产,又该怎样展示看似冰冷的工业文化,埃森,乃至这里的红点设计博物馆,无疑给了我们新的思路。■

编辑邮箱 jw@nfcmag.com

“小新西兰”塔斯马尼亚

文 | Luna

除了自然之美,塔斯马尼亚还有更多值得探索的可爱之处。



游客在惠灵顿山的瞭望台俯瞰整个霍巴特

很多澳洲人说到塔斯马尼亚,都会赞叹它美丽的风景。这个岛州因风光秀丽而被称为“小新西兰”,也因盛产苹果被誉为“苹果之岛”。

回忆第一次去塔斯的情景,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登机途中听到的一位西方旅客对它的评价:塔斯马尼亚是澳洲最美的地方。

塔斯马尼亚与澳洲本土曾经是相连的,在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后,塔斯与澳洲本土被巴斯海峡分开。在欧洲人发现该岛之前,塔斯原住民已经在岛上有约三四万年的居住史。

历史上记载,首位发现该岛的欧洲人是荷兰探险家阿贝尔·塔斯曼,他于 1642 年发现此地,并以他的赞助人、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的名字,将这座岛命名为“范迪门斯地”。

英国人于 1803 年将这里用作刑事定居点。初期,这里是新南威尔士州殖民地的一部分,在 1825 年才独立成为一个州。然而,在被英国殖民之后,这里的原住民因为对外来病毒缺乏免疫力,以及与殖民者之间的冲突,人口几乎灭绝。

霍巴特是塔斯的州府所在地,也是很多人来到塔斯马尼亚的第一站。我计划自驾从霍巴特市区出发,途经惠灵顿山

和罗斯小镇,最后到达塔斯的第二大城市朗塞斯顿。

“库难依”

霍巴特背靠惠灵顿山,这座山为了纪念惠灵顿公爵在 1816 年滑铁卢战役中打败了拿破仑,而以他的名字命名。此外,塔斯马尼亚原住民中心根据早期欧洲定居者的记录,也将这座山命名为“库难依”。

这里曾是一些丛林大盗的活动根据地,山里的徒步线路中有一个“洛基惠兰洞穴”,它曾是丛林大盗洛基惠兰的藏身之处。丛林大盗是英国向澳洲输送囚犯时期的产物,一些囚犯逃离监狱后,以丛林为据点逃避当局的抓捕。直到后来英国减少向澳洲运输囚犯,这一群体才逐渐没落。

通往山顶的路,是 20 世纪 30 年代时任塔斯总理的奥格威尔提出建造的。由于修建这条道路时砍伐了大量林中的树木,这条路也被叫作“奥格威尔的伤疤”。

这座山海拔 1200 多米,站在山顶视野开阔的瞭望台,可以俯瞰霍巴特市区和德温特河。除了景观瞭望台,沿着山顶的一条徒步小径行走一段距离,可以远远看到柱状岩石组成的、被称为“风琴管”的陡峭悬崖。

组成这种悬崖的粗粒玄武岩,是在一亿多年前大陆板块解体的剧烈运动中,大量地下物质融化而形成的。由此产生的岩浆,上涌至地表附近快速冷却,再经过数百万年的侵蚀才在地表可见。除了柱状悬崖这种形态,在山上还可以见到粗粒玄武岩形成的巨大圆石。

在山顶短暂停留后,我继续前往罗斯小镇。它



上一:
霍巴特市中心

上二:
罗斯小镇的罗斯桥

位于塔斯马尼亚中部,介于霍巴特至朗塞斯顿的国家高速公路之间。

罗斯小镇

下了高速后进入罗斯小镇,首先会经过罗斯桥。这座石桥于 1836 年完工,桥上有 186 块浮雕装饰,浮雕上的内容包括动物、鸟类、昆虫、植物、凯尔特人神像和当地名人及官员的头像。

该桥由殖民地建筑师约翰·里·阿彻设计,动工后却迟迟没有建成。州长乔治·亚瑟派了约根森等共计 7 名巡警前往罗斯调查原因,方才得知是当

地乡绅利用囚犯给自己修建住宅,把建设罗斯桥的任务搁置了。于是,亚瑟又派了两名囚犯兼石匠——丹尼尔·赫伯特和詹姆斯·科尔贝克,前往建造这座砂岩桥。

后来,这两人因完成了建造罗斯桥的任务获得赦免。很多人好奇桥上浮雕的灵感来源,有一种说法是赫伯特受到了约根森旅行经历的启发——这位丹麦冒险家曾在冰岛统治了 3 个月,游历过塔希提,并探索了大部分塔斯马尼亚的土地。约根森时常造访罗斯,他俩对罗斯桥的修建充满热情,为此经常一起讨论。

距离罗斯桥不远,由教堂街和桥街交叉的十字路口划成的四个角,被戏称为“罗斯四角”。每个角的建筑都对应一个标签,意为“将人的灵魂引向四个不同的方向”:建于 1835 年的奥曼罗斯酒店代表“诱惑”;经常举行舞会和其他社交活动的市政厅代表“娱乐”;罗马天主教堂代表“救赎”;此前为监狱和警察局如今为私人住宅的建筑代表“天谴”。

镇上有一间名为“罗斯”的面包店,它因为是吉卜力动画片《魔女宅急便》的灵感原型而成了众多游客的打卡地。面包店紧挨着罗斯旅馆,两者共同经营了 100 多年。

在塔斯农业展上卖甘草糖

我到达朗塞斯顿之后,隔天就是一年一度的农业展。这次来塔斯之前,我提前在当地招工网站联系到了一份在此次

农业展上售卖糖果的工作。

这个农业展始于 1983 年,一般在 4 月底到 5 月中这段时间举行。初期只持续 2 天,后来规模日益壮大,举办时间延长至 3 天。为了容纳更多参与者,组委会买下了一块更大的土地并将之命名为“橡树乡村青年公园”,作为每年展会固定的举办场所。

展会 10 时开始,我 8 时半左右来到了展会地点,联系老板让他到就近的展会入口接我。我们摊位的主营产品是一种名为“licorice”的糖果,这种糖果呈长条状,口味繁多,有西瓜味、香蕉巧克力味、草莓牛奶味……黑色糖果是原味的,吃起来有股甘草片的味道,故中文名叫“甘草糖”。

我们的营销策略,是用免费试吃吸引游客,并在试吃的时候推销糖果。每种口味的甘草糖都有一根试吃品,游客选好想要试吃的口味后,我们把对应口味的试吃品拿出来剪一小块让对方品尝。

有一个小学生模样的女孩在试吃了几种口味以后,用非常惋惜的口气很认真地告诉我,如果她有钱的话绝对会每种口味都买一根。还有一个看上去五六岁的金发小男孩,他家的摊位在我们摊位隔壁,他试吃了好几回,每次吃完都说等他爸爸给他钱以后就过来买。

经过观察,我发现老年人偏爱黑色的原味甘草糖,年轻人偏爱水果口味。有的人面对众多口味选择困难,我们会推荐对方买一袋混合了各种口味的什锦包。

17 时以后,夜幕慢慢降临公园,游客们陆续离开。这时候会有一波销售小高峰,很多人会来买些糖果送给家里的小孩。

回去的时候月亮已挂在天上,我发动汽车跟上离开车流。车灯照亮前车的车牌,车牌上除了车牌号还有一句官方标语“塔斯马尼亚,探索无限可能”。

相比以前的标语“塔斯马尼亚,你的自然之州”,新的标语向人们展现出塔斯更多元的面貌:除了自然之美,它还有更多值得探索的可爱之处。📷



甘草糖